

史記短長說  
順宗實錄

14  
1475  
15



1472  
12

道光丁未鑄

史記類長

海山館叢書

門 14  
號 1475  
卷 15

蘇公集

# 史記評林

史記評林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 史記短長說集

先藻泉公輯史記評抄於司馬氏之學博綜條貫惟恐  
闕遺卷首錄短長說一冊後繹泉磊泉二公更廣蒐羣  
籍集其大成為評林一書王弼洲所謂發簡而瞭然若  
指掌又林然若列瓊寶於肆者也茅鹿門云讀其書有  
如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徐龍灣以  
二公不錄其評為恨蓋心服之矣書刊於萬曆甲戌至  
丙子始竣卷首仍錄是編板久漫漶而後之翻刻者多  
軼之故為世所罕觀嘉慶丙子余主講東林郭晴川學

博以是編見示言其舅氏唐水溪先生所授也其文雖  
與國策史記有異同然多奇氣足資博覽弁洲疑爲戰  
國逸策又疑爲文景之世好奇之士所假托者卒未有  
定論也余觀寒泉子之教荆卿建成侯之飾四皓事詭  
而識超謀譎而論達皆戰國策士之習漢以下不能仿  
爲之則其爲戰國逸策而漢士增益其說無疑也余獨  
異評林之成在萬曆丙子冰溪之授學博在乾隆丙子  
今復以丙子歲校刊之則一編之顯晦亦有數存焉者  
耶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八月吳興凌鳴喈覺甫氏識於

東林講舍

史記短長說卷上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訂正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表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敘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修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稱嬴項薄爰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爲建成侯僞飾淮陰侯毋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

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澨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爲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爲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爲章華臺而疆內叛之天下不哀容胡諄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

陳以夏徵舒僂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隣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爲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羹躡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縊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澨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澨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

史記卷之八十一  
二  
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欲  
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王  
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  
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酖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陽  
彊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酖也爲  
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爲其釣淫也張儀之毒也  
甚於酖而其釣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  
何也

楚項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羣臣而命之監曰醉迺解  
客有來謁者曰請須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業  
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賈  
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  
之夫子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  
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構李役也王夫差因以  
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  
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勾踐於會稽  
之臺而弗誅也爲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晝

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恥乎曰不敢積  
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  
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  
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  
夫函關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爲疥癬也置之均已  
王面赤趣罷獵

辛八子使其監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惲君所悉也惟  
惲日夜不忘嚙齧稷異日安能頰首而事之今惲幸  
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胙而思大臣之以遠證

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爲壽儀曰諾他日見  
昭襄王王曰惲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  
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  
不易也其西南爲羅施鬼方其人若猿狖若蝨又若  
俚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  
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  
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卽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隤月  
不敗者爲蠱百狀與絜變構是不可滅而致也王曰  
先生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質者



也居歲餘而蜀侯暉以山川之胙來致餒王將嘗之  
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卽斃  
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  
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  
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暉獨不冤使司馬錯賜之劔蜀  
侯暉與其夫人皆自裁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  
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從也  
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爲衡也夫天下之精爲從

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爲衡也無間而起其說  
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  
與害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  
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爲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  
之鄉有火於鄰者爰筮燼籓折采廂勢必逮及其長  
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衆斲水柯斧而救  
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包  
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冀

因夏水決榮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  
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宴然託吏民之上一日得  
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  
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  
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  
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觀  
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爲貨乎信陵  
君知誅貨魏者耳不知爲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  
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

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  
也信陵君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  
而輕社稷功思以勁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  
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  
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瘡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  
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  
子勝曰洧之富人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  
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

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爲燕謀齊也燕師剽騎劫破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爲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煖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日者吾不能事宗國顛越於位又不能備御圍之役以爲都邑憂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楚

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煖曰君何患焉吾請爲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臂陽爲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髦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歸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臂曰夫子之所守卽墨若干仞

史記卷之八十一  
曰四仞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鬪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爲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媾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懌曰子策之善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煖乃使以二乘

爲秦裝也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穀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十乘爲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曰者君去趙相寡人心怵怵焉思辱其社稷以爲先王憂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爲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

使客董之繁菁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間  
謂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乎  
曰不知也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爲  
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  
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  
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  
維之東奄姑攝以爲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爲外疆  
以界齊江漢之瀦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口  
口口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

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  
地楚魏之甘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  
附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  
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  
世之昭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  
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爲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  
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  
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  
何安平君寘相印兵符於臥內而且失之懸賞百戶

史記卷之二十一  
以購孟嘗君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爲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瀆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爲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爲王車而御之旣罷燕舍人錯口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

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爲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鬪亦死降亦死等死鬪什伍乎而秦之彊兵傷過半天下之爲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劔石也劔雖利不缺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爲趙坑四十萬人又爲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覲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覲在燕者也胡以不覲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爲之屏也夫燕收趙而不勝趙燕且爲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收趙卽勝之是瘠趙

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卽勝趙而舉之得瘠國而徹其屏亦鄰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卽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爲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郃伐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爲王而爲

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僂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算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岨夷而邑之西畧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

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為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馘暴鳶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為殲其眾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鄧



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  
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  
秦之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  
爲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  
而其爲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  
侯之所爲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  
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  
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  
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

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  
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  
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  
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躡之餘不敢不悉發謂  
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  
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  
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國吾蔽也不救魏魏必亡魏  
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

史記卷之長言卷上  
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  
萬人衆喜曰吾聞王齧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  
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曰不  
然公子不覩夫羣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  
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羣鹿併力而負嶠以其角勁  
外而尻內擲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  
鹿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  
教乃身請於四國帥曰唯上國之郵我社稷而以師  
來也雖然莫適爲長進退之節孰爲之金鼓也利孰

行資不利孰執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  
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  
謝爲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  
行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整魏  
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爲十覆以待戰酣  
而四躡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  
遂大破王齧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  
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  
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間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擯爲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恆以爲權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自貶爲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恆以爲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却秦南爲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知

其不可也爲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內毋使崤函游士之軾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璧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璧而東托於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而秦不立絀哉從衡之利害剖也請燭照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怪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

游渚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旄柳鈎乎喉吻之間霜刃垂飛於纖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以質放乎清泠鼓鬻揚鬣倏忽變化雨澤四裔垂領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客毋爲隱也賈人因是以衷刃鋸龍之首而擬鱣龍則無異於讐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爲吾之爲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翦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且夕亡先生乃幸肯

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爲人蜂目長準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精而法於吏將帥虺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疲數日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搃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爲狐狸齟齬之暴也思豹牙而羆爪者逐之羆豹因是以齟齬人思又爲狡麀若駁逐之狡麀駁因是以齟

齧人甚毒發矢巧中穿三尺之童得而舖餒之諸國  
羆豹也秦則狡麇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  
賞罰也此欲得所爲得之其蜂目長準鷲鳥鷹豹聲  
少恩而虎狼心爲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君  
得所欲爲得之能無從與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左  
搵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爲  
得之爲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乎  
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蜜肌以且寄息者非以春  
秋寄息者也

荆卿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  
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崤滑之衢而候之  
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  
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奈何  
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曰  
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  
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譬首獻願世世稱北藩  
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  
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策之十一夫秦

豨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揜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霸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

掌而因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秦王之蹙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薑毒其吻荆卿跽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讐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原躡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羣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掣

步諳知長諳一  
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旣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盡斫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鏤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

器之皇帝曰惡爲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鈎之喙足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爲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旣啗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也朝而當尊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思而輦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

而所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撻且吾何得之  
丞相姑待之居無何烏倮以虜之馱馱百足橐駝十  
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  
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懌  
也曰衛蕞爾邑而尙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丞  
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獨衛邦令  
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爲庶人邑其地始皇讀  
而疑忽拂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  
以我封倮也謂倮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丞

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丞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  
衛君世世爲秦臣共職貢不乏寧若六王之挾王而  
衡我其食封勿奪丞相以咎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  
其指且不私衛而私倮丞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  
奪衛

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  
詛諸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主上旣以焚孔子  
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  
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



身言知長談卷一  
三  
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  
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與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  
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實  
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  
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絀  
秦於西戎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  
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強天子致胙三晉  
賓服啟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

矣然而車裂於澠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趙  
也若笠豕然文信侯相家而出之礎益之上又挾秘  
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托  
體焉啟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  
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  
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  
則不然躡屩而見王綏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  
得志於天下鄭邠而杜門蔡入而辟印沒齒之年猶  
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

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栢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  
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  
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  
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奚  
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闕  
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  
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  
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

乎敢以秦民之故徼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御  
史出之毋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  
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  
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  
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  
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梁肉獨不念松栢之  
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在  
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  
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子嬰當立爲秦王家臣韓談見焉仰而賀因俯而弔也  
惟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  
亡湯沐之奉夷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  
十二公子侈咸陽十公主死死杜公子高雉經於墓  
盡先皇帝之遺母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旣以超賤離  
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爲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  
今不爲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  
廬若礪環衛若螳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雞  
况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奈何子吾身也曰無傷

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  
病來丞相高而與子刺之

史記短長說卷上終

番禺孟鴻光校

史記短長說卷下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訂正

楚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王關中關  
 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  
 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管捶天下固萬世業  
 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  
 負嵎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  
 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肯王關中灞澆  
 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擅甲焉不佞亡臣之



史記卷之八十一  
餘敢請其羨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  
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  
北爲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  
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  
人二十萬人之爲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  
幾也亡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爲武  
信君乃起歎曰嗟夫君之不蚤計良也今幸乃遇良  
爲武信君報也者則爲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刺  
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

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  
之八則毋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萬之卒  
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兢兢焉而計其隙卽灑  
澆之有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擅之乎夫使  
烏獲酣寢十其仇衷短衣而環侍卽母烏獲明矣項  
伯曰善八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宮其室  
忤其人寢食其共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  
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  
生復流訕乃烹韓生

史記卷之七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於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爲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爲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木蠹膚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策走信士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脇諸孱王而相之母事治事練卒務以東折符南訾敵而北肆兵

而歸重於秦偃然而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爲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隙乘諸幸臣而誘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孱王各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驚於崑澗之外秦因晉鄙客而間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謝病免角尉文君上黨之阨而未快志也又使蘭卿之舍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

秦難李牧也則以郭開間曰牧爲壽捍七首行弑也  
趙王信之而洊亡燕王不欲誅太子丹以媾代嘉爲  
秦間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  
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愍亡欲從后勝  
爲之間曰齊謹秦秦不忍以尺刃東嚮也齊不備而  
王建餓於松柏而後知后勝也是何秦之巧而六國  
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猶未盡易也自  
夫英主鮮幸而間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肺腑  
之任休戚均焉而旦暮爲敵間如伯者此全蠹也雖

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旣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唇燥吻涸注火  
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  
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卯飯之祝之  
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爲楚  
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疆請則又  
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內外交駭身  
節折亞父慘然不悅曰卜師前卜師乃前跽曰下走  
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

爲筴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王也君侯奈何不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復弗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餒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剗項刳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

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一言之而衆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僂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僂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而皆以鬪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若朝宮者大而不可訓其離宮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



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止也  
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  
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漢王與卿子借而  
北也我君王之入關也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  
卿子敗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  
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王也曰  
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  
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靡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誰能  
無楚思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

且爲右焉雖然義帝江之役其真盜乎抑有以受乎  
君王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  
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蹙髑膝擊淚  
目泥耳前仰後俯衣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爲王媾楚  
漢王叱曰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敢  
任行而胡言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  
耶請太公也而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必貌見王  
王必貌取人則胡不以將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子

先之富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  
臣來謁媾未畢項王按劍疾聲若霆霓曰季不欲得  
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豎儒來調乃公也  
趣鼎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爲大王英雄也乃今知  
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  
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  
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旣王漢因  
以王漢爲大王罪曰負約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  
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爲大王罪曰弑君而愚

天下鼎之間太公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公死  
乃以是爲大王罪曰殺吾父弗義請與天下共報之  
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  
曰吾遣丞相何往齊金帛稱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  
必喜而予太公予太公吾毋以爲兵端也乃定使臣  
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謂英立  
斷之謂雄大王勇揜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  
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予漢則毋  
若以曲予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

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爲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  
以庶幾息肩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必不敢畔楚  
而構禍於天下項王室劍斂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  
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  
士所居傾國因封侯生平國君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  
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  
以干天伐惟我兩軍迫於克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  
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實帥羣盜而請啟行爰錫

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  
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間以入崤函之險蹈空解理兵  
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鬻寡人以奸而距嶢關義帝  
一介之使逆聞不內寡人以爲討實搖其尾寡人寬  
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  
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復  
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衷刃嚮德飭撫浮譖  
汗巖寡人簧鼓其下羸秦爲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  
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實諸侯

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  
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痔胸疾首鬱  
爲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僇惟義帝  
之暴終以侍衛不處爲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聞  
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聳諸田  
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迺有  
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  
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滎陽  
之役季又不習於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

揜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爲鬼爲蜮爲  
蝮爲螟寡人欲有肆焉爲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  
大夫吏之不寧季幸且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而  
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季踴躍稱報世  
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聞斯言餘  
腥在齒復謬聽一二愴壬稱兵固陵矢鍛未交烏潰  
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帛  
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孰  
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

父不顧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偃而前弔曰嗟夫大王之以身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衆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徇魏下昌邑絕楚糧道間給軍食

耳非有齊王信畧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宴然南面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喝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爲漢而來也者漢焉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大王盍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嘍喑不忍辭也後竟

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恚且自剄也騎無詭謂曰請爲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濶畧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士靡不南向馮軾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之間爲幸大王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決田王亦旣辭梁王而之烏矣願鍾離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讐者變也然而厚

也讐德者薄也大王旣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也臣竊爲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捐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遠過虞卿幸毋以他郤也楚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眇眇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璽漢皇帝腐心而受之爲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將

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析蘆之爻亦足以藏鍾離將軍而無寔楚王曰諾請見之漢之五年封英布爲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大王者獨項王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貴大王次之其諸南面而王者固皆雁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所稱功烈於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而起之以破秦嘉景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擲邯離之說而爲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以快諸侯三

也取間道破函谷關以與大會兵四也又與衡山臨江王爲郴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也其一功爲楚窘漢者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腹誅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弗能距固陵之役在軍軍不能勝今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幕之士自執圭而上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之獲有此日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爲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爲淮南王功也

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愛也

高皇后謂鄼侯曰相國來帝討叛豨托君以老婦弱子胡媮自遂也鄼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有寧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蹙項之勁也而中廢意怏怏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厲礮益而爲君先鄼侯曰臣聞之決癰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懇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以任大事鄼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異日得侍后未見不色懌者

也今者乃不色懌也毋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甘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搖臣請徵之出見鄼侯曰下走不敢從百執事以見竊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負隱懲胡憊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佞得從良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日者皇后朝罷而歎曰老婦諄過言漢中之帥誰壇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鄼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冒頓爲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



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飾愛女以爲匈奴御得無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摘之以死

何有於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於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奚辭捍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人者也非爲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闕氏子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遽耄昏哉而我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乎上不聽入宮以語呂后后大啼泣曰妾唯一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唉而

之不欲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磔淮陰侯也

高皇帝謂羣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夫  
三武安君孰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君  
秦不假尺箠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懾楚  
靡齊膠韓魏而西脇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佩  
金者六此豪達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男  
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陽  
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邑  
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鄢郢首虜百萬城大小二

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秦  
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因  
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也  
以關中吏士之勇卽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六  
國之怯卽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也  
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北摧虜西遏強  
羸若拉朽然反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牧  
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牧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  
將矣

建成侯爲太子留侯曰君故爲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  
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爲言太子而主上不聽  
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疎而計親者  
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諄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  
策今策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疎賤幾棄之  
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刼曰雖然  
爲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四人東黃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者  
老矣皆以爲上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

上高此四人公能爲太子致之乎爲太子致之而見  
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  
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  
乘以太子書繇商山而道披箚棘貽四皓曰寡人之  
竊寤寐高誼久矣屬卒卒無燕閒之間不敢以身過  
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鸞矯鵠舉游於空  
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內傾響而慕聲且以秦  
皇帝之強捶六國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  
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脇四先生寡人則何

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箠而共埽除之役無不爲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遜足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涓益深也若師尙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磐石於齊施於孫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尙父四先生有意肯幸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卽不厭師尙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蛻臥佯憊不屬

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爲之號鶩於市而曰鸛也其曰非鸛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卽以爲鸞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鸛恆見而鸞不恆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

史記卷之七  
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日何自從吾見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懽甚已而酒見羣臣倨謂

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鄼侯曰堯舜帝不懌曰相國過諛吾焉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堯舜卽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冑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難爲力攻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五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近今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驩堯而僨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諛也帝大悅曰雖然

請舍是而儼我鄂君曰秦始皇哉帝怒按劍而叱曰  
監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  
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  
可然愚者任目覩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得舉  
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  
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太尉  
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冀宮象天闕陛下  
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爲黃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  
之旌旂鬱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

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  
始皇之誅韓趙灌魏鹵趙斬燕滅楚囚齊兵不留行  
陛下血濺水而跳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  
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  
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而正  
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脇息黔首陛下不能使臧荼  
黥布之母反始皇之世剪信終牖下而陛下不能使  
韓彭之母族繇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良久  
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畏呂須之讒也舍車而馳至宮哭甚哀  
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請  
得宿衛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居久之曲逆  
侯爲人長白姣麗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其  
美險辟陽侯卽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數  
目屬之勞賜餐餼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舍  
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敢布腹心陳侯  
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惟是長信之目  
屬焉愚一旦之失身以爲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傳

侯請得辭宿衛爲外臣辟陽侯心然之耳且又多之  
也曰是能讓乃請問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  
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腑今其傳人主也  
十日而不洗沐蚤起寔罷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  
避席曰曲逆侯之爲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  
少而有佚行於嫂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  
衛以貌寢故無譏者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  
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懌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  
爲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侯右丞相而曲

逆侯爲左丞相

穎陰侯爲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三尺劍誅暴秦有天下實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剖符定封以啟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與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誅僂懿親翦滅宗社弗神其鬼白馬之盟襲焉以王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實與聞之曰委曲苟迕以濟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兢兢負乘祿產實鑿其牙旦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策唯君

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微惠於高皇帝今者崤函之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王言雍邱之起君侯實布腹心高皇帝削羸掃項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且富貴者爲高皇帝耶爲呂后也今幸社稷之靈呂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計卽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穎陰大慚詫曰此嬰之日夜切齒而齧心者也敬與齊王連和



淮南王之椎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僇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不瀆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巍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巍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速賜王冠

史記短長說卷下

終

番禺孟鴻光校

道光丙午鑄

順宗實錄

海山僊館叢書

不忍誅而怒

順宗實錄

卷一

順宗實錄卷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唐史臣韓愈撰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

順宗實錄卷一

海山仙館叢書

憂德宗在位久不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

丙申上卽位太極殿册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

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事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册卽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三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

川宗實錄卷一  
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上學書於王佐頗有寵王叔文以棋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

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佐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佐卽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佐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

卿李紆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  
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  
輿撰諡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  
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  
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  
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  
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

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  
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  
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  
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  
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  
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  
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

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  
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已酉詔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  
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  
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賜紫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  
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社稷周禮園鍾之  
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元咸出不廢天地  
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  
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  
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埃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  
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  
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  
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爲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

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自守洪業敷宏理道  
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尙復優貸俾  
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  
文法是時春夏早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  
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  
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  
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  
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  
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

令廷詬之陵轍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  
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  
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制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中常侍  
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  
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  
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

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順宗實錄卷一

南海譚瑩校

順宗實錄卷二

起二月  
盡三月

唐史臣韓愈撰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



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中卽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官市而實奪之常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

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都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烏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烏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

多被毆焉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卽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為

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

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三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謹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尙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

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斷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旣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戶部尙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尙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

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尙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尙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尙書守尙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

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續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

順宗實錄卷二  
五  
報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  
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  
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  
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  
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  
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焉

順宗實錄卷二

南海譚瑩校

順宗實錄卷三

起四月  
盡五月

唐史臣韓愈撰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  
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  
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宏規居  
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  
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  
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  
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

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侄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日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覲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邦本以立人極建儲

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七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並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

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

癸酉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尙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厯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

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

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估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皋爲尙書左丞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尊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統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畧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尙



書左丞

乙酉以尙書左丞韓皋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皋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準從弟暉幸於叔文以告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居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官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

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元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厯八年劉晏爲吏部尙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峘之判南曹晏爲尙書楊炎爲侍郎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補宏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

封岨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岨  
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岨賣之署名屬岨岨明日疏言宰  
相炎追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德  
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  
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  
左庶子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  
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  
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岨自  
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人謁從容步進不祿首

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岨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  
眞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  
徵未至卒岨在史館修元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  
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  
元陵事岨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  
答詔優弊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尙書是月  
以襄州爲襄州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順宗實錄卷三

南海譚瑩校

順宗實錄卷四

起六月  
盡七月

唐史臣韓愈撰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

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關  
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  
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  
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  
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送  
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  
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  
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  
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

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  
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至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  
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  
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  
其黨大厯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  
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  
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  
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  
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

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賊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護至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進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右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

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皋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垵嚴綬表繼至悉與皋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

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  
德宗幸奉天贊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  
數十下皆出於贊贊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  
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  
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  
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  
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  
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  
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輝涕感激議

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  
牙宜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  
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  
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  
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  
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了不尋勘真  
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  
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  
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實

參出李與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吳常銜之至參貶爲  
郴州別駕與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  
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  
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與奏汴州節度  
劉士寧遣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  
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與武將交結發怒竟  
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裴延齡判度支天  
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  
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

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  
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  
閒因盛言贊短宰相趙璟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  
以贊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  
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張  
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  
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  
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  
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

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首而歸由是貶贊爲中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

五十二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宦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人集賢爲書寫史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旣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



川宗實錄卷四  
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  
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話約其二弟云吾所得  
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  
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  
貯積雖其所服用切忌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  
喜舉而授之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  
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  
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  
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

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  
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  
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  
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  
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  
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  
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  
於廷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  
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

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  
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蹤求得城家坐吏於  
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  
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  
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  
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  
不登觀察使數詣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  
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  
不出迎而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囚

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  
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  
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  
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  
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  
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  
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  
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  
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  
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  
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旣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  
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  
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  
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  
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百辟羣后中

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  
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  
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  
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喧譁榮辱進  
退生殺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內外厭毒慮見  
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  
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皋裴垪  
嚴綬等賤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玉等  
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

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順宗實錄卷四

南海譚瑩校

順宗實錄卷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唐史臣韓愈撰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匪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社稷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元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慄惟懷永圖一日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

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所司擇日行册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于子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册禮宜以今月九日册皇帝於宣政殿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册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

澤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刑邦國之風禮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可册爲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宜册爲太上皇德如令所司備禮擇日册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伍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晔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

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間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旣得志與王伍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伍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伍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伍入至柿

川東實錄卷五  
三  
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任主往來傳授  
劉禹錫陳諫韓暉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  
和探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  
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  
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  
雄淚滿襟因歛歔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  
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  
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  
營兵馬中人尙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

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  
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  
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  
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  
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  
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 伾杭  
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  
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  
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

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以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旣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

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當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



率百寮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  
二年歲次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  
聖元邈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  
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  
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  
道繼元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厯承九聖之耿光昭  
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  
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  
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

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  
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  
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  
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厯  
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  
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啟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  
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  
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修短者人之常分

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  
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  
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痾嘗亦  
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  
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幾問寢益嚴侍  
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  
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  
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繼而  
成之不可躋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

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  
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  
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  
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  
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  
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况漢魏二文皆著  
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  
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  
哀宜展事君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諡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順宗實錄卷五

南海譚瑩校

